

前党校教授 认清中共心路历程（上）

大纪元

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，现旅居美国。2020年12月，她在美国《外交事务》上发表文章，表示与中共决裂。下面请听她讲述自己的觉醒过程。

蔡霞

前党校教授的 觉醒之路

01

20岁前没听说大饥荒

我的外祖父上世纪20年代参加了中共的农民起义。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都加入了中共的军队。我父亲在30年代后期加入新四军。这个家族几乎所有人，妈妈、爸爸、几个舅舅和姨父都在中共军队里。因此我从小生活在军营中。

军营是个封闭的环境。我父亲在当地部队是首长，那些部下、警卫员都拿笑脸对我们。我从小到大就在中共的宣传教育中，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，还把中共宣传的理论真心诚意地信奉。我到20岁，都不知道中国发生过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挨过饿。

我完全不了解我的同学是怎么生活的。文革中有一天，我到一个人子弟同学家玩，隔壁人家在结婚，院子里搭着婚宴饭桌，我凑过去看饭桌上摆的饭菜，随口就说了句：“这就是结婚的菜呀，还比不上我们家平时来个人好呢。”我的同学听了很生气，说“谁能跟你们家比啊”。

我没有下过一天乡，因为军队的孩子有特权，我们去当兵了。文革结束后，我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，他父亲是个大企业的总工程师，文革时全家如何受屈辱、苦难；他下乡整整10年，那时很绝望，一直熬到最后一批回城。

我听后心里很震动：作为中共官员的孩子，我们是有原罪的。当人们在吃苦受难的时候，我们完全逃避了。

02

对中共体制的怀疑始于9·13

9·13林彪坠机事件爆发，我们军医大里林彪小舰队的孩子们一夜之间全被招走了，消失了。父母倒台，孩子跟着倒楣。我第一次思考，这个党为什么内斗会这么血腥、残酷？

我转业到地方企业工作。80年代初改革开放，第一次出口转内销商品博览会，大家都想看看国外用些什么。我们排队等了一个上午，中午谁也不敢去吃饭，又热又累又饿又渴。下午开馆前10分钟时，只见当地市委的工作人员簇拥着一个官员夫人和她的孩子，嘻嘻哈哈地走过来，直接进入展览馆，而我们被挡在门外。

我发现身边气氛不对了，那些工人一个个冷眼看着，非常不满。而那个官员的孩子是我发小。我躲到工人队伍里，侧着身，不想让他家人认出我来，不想跟那些特权的人是一拨的。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什么鱼水情，什么血肉相连不能分离。到现在就更加恶劣了。

底层民众活得比我们艰难得多，而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，他们对你都比较厚道。我慢慢感受到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所有人的人格尊严都应该尊重。我的普世价值观逐渐萌生。

我在军队时就开始读18、19世纪西方经典小说，那种人道主义精神也滋润了我的普世价值观。

03

六四事件：意识到中共与人民对立



1989年6月4日，北京六四口惨案。

“89六四”时我在苏州。那时天天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的情况。六四当天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央视两位男女主播穿着黑衣服出镜，语调非常沉重……后来从父亲他们通电话里得知，广场开枪了！这让我非常震惊。

89年10月我去北京，火车上列车员闲聊时问我，你去北京干嘛呀？我说到中央党校听课。那个列车员当时就翻脸了：“啊，你是共产党，你们共产党杀人。”直到我下车，他没再搭一句话。我就知道共产党开枪，完全丧失了民心。

我想研究这个党究竟怎么了？就考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。那时，我还没对这个党的本质做思考，我很虔诚地相信它的各种理论和政策，总是从善良的一面去理解它。以至于同学在背后都称我是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。